

沈德潜佚序辑考

林 春 虹

内容摘要:沈德潜是清代康乾时期颇有影响的诗人,与同时代文人的文字交往很多,因而其不少作品未能收入全集,亦被今人整理的《沈德潜诗文集》所遗漏。此十篇佚文皆是沈德潜晚年之作,多数是为其好友诗文集所作之卷首序,叙述和评论其创作情趣、出版缘由、内容主旨等。少数文章属应酬之作,但所包含思想依然值得研究者关注,对于了解沈德潜晚年诗文理论亦有助益。

关键词:沈德潜 序文 辑考

沈德潜(1673-1769),字确士,更字归愚^①,吴郡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。乾隆元年(1736)荐举博学鸿词科,乾隆四年(1739)成进士,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沈德潜是清代康乾时期著名诗人,在诗学领域也有较大影响。其论诗著作有《说诗晬语》,并有《古诗源》等诗歌评选本行世。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潘务正、李言先生编辑点校的《沈德潜诗文集》。该文集以乾隆年间刻教忠堂本《沈归愚诗文全集》为底本,又从其他总集、别集、地方志等文献中录得佚文佚诗数十篇,是迄今为止收录沈德潜诗文最为完备的版本。由于沈德潜名望较大,应酬之文颇多,即使生前多次刊刻文集,亦未能将所作之文完全收录,且晚年之作也未及收录,这就难免导致后来整理者的诸多遗漏。此前已有研究者发表了一些沈德潜佚文^②,但笔者在阅览古籍过程中,仍发现沈德潜不少佚文,其中多数是其晚年所作诗文序,故将之一一整理,以便能更全面掌握沈德潜诗文理论的发展状况。

筠园稿序

近人作诗,流易者尚元、白,绮缛者樵温、李,矜诡奇者追卢仝、刘义,

①沈德潜《沈归愚自订年谱》:“(五十一年壬辰年四十)更字归愚。”沈德潜著,潘务正、李言编辑点校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附录二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年,第2103页。

②如朱泽宝所作《沈德潜佚文考释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15年第2期;侯倩:《沈德潜集外诗文辑录》,《宁波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》2017年第6期等。

逞队仗、逐纤靡者泛滥于陆务观、范致能，与夫中州以下诸人之习，能以王、孟、韦、柳为宗者已臻超诣。由此而仰窥鲍、谢，更探典午、当涂以上，益寥寥焉。此如寻山者不登华岳，导河者不经昆仑，终于未跻其极，未泝其源而已。滩川朱子筠园素以诗鸣，其为人物疏道亲，故见之咏歌者，不肯流入苟且耳目之玩。写怀孤寄，每近嗣宗，游历山川，时规康乐，即小小咏物，亦寓托深远，而雕镂刻画之迹不存焉。盖其平日吟咀风骚，熟精《文选》，虽多师为师，而心摹手追者不在大历、贞元以降。天下有欲之华岳而不能造其极，欲之昆仑而不能穷其源者乎？奋其志，鼓其力焉可也。尝考前明，闽中诗坛林子羽鸿开其先，高彦恢、王孟扬、安中恭、蓝静之仁兄弟羽翼之，其于唐音，比之唐临晋帖。世庙之后，诗派日芜，而徐惟和、熹、兴公、曹学佺能始仍守正声，闽中之风故未尝变也。今筠园五言，更欲超轶唐格，有同志者亦能左右推挽如高彦恢诸人，闽中流派行且高于前明矣。抑闻筠园少岁，偕其弟斐瞻同稟家训，穿穴经史，弟兄师友，蔼蔼融融。天爵自尊，匪藉荣禄，宜其诗之吐弃凡近，独崇高格，非犹夫世之诱于势利望其速成者，只流入于苟且耳目之玩已也。读筠园诗者，尚于诗之外求之。乾隆九年甲子季夏月，长洲弟沈德潜题于燕台客舍之夷白斋。

此文见于朱仕玠《筠园稿》卷首，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。朱仕玠(1712-1773)，字壁丰，号筠园。福建省建宁人。仕玠幼而敏慧，长而通经史百氏之书，治古今文皆造精微，与其弟仕琇各以诗、古文见长。乾隆六年(1741)拔贡入太学，惜屡试不第。乾隆九年(1744)，谒长洲沈德潜，特受嘉奖，作诗赠之。同年夏，沈德潜为仕玠《筠园稿》作序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)，朱仕玠作诗《纪知上沈德潜》，诗序曰：“乾隆甲子岁(1744)，仕玠应顺天乡试，得谒长洲沈归愚宗伯，因贄所为诗。宗伯奖借颇至，仕玠乞宗伯序之。既而仕玠试黜南还，宗伯旋归里，不相见者十馀年。丁丑冬，乡人自吴中回者，云宗伯逢人辄口称予诗，甚为感激。昔虞仲翔以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，况知己出于一代宗工，负朝野重望如宗伯者乎！其为知己何易易也！因作纪知二章上之。”^①其弟朱仕琇闻沈德潜征选本朝诗，接连致书信《上沈侍郎求选先集书》、《复沈侍郎书》^②，并附上曾祖父朱国汉旧刻诗集，愿曾祖父遗诗入选。今所见沈德潜编《清诗别裁集》已选录朱仕玠曾祖父朱国汉诗三首、伯父朱霞诗一首。乾隆二十四年(1759)，沈德潜又为朱仕玠诗集《谿音》作序(见下文)。

此文所序对象为闽地诗人，篇首以近人作诗之流弊谈起，突出朱仕玠之不同流俗。接着又详细论述明代以来闽中诗派之历史沿革，为朱仕玠之诗学渊源与地位作出评价。最后又结合朱仕玠之家训，肯定其崇尚高格之诗品。沈德潜在此文表达了对盛唐及古诗的崇尚，对闽中诗派追慕盛唐之音有所肯定，

①朱仕玠：《谿音》卷十，清乾隆松谷刻本。

②朱仕琇：《梅崖居士文集》卷二十一，清乾隆松谷刻本。

而对近人模仿中唐以后之诗则颇为不满,这与其所编选各朝诗歌选本中呈现的诗学观是一致的,而此文所述观点更为鲜明。文中所提闽派诗人皆入选《明诗别裁集》。

赐书堂集序

文章之要,在乎宗经,次则准之以史。昌黎韩子云:约六经之旨而成文。又云:非三代、两汉之书不敢观。三代之书,六经也;两汉之书,三史也。盖经者,圣贤之心,复以史之是是非非证之,由是发而为文,则言有根柢,而其言自我而立。每慨世之作文者,根柢不求,而惟逐逐于声华辞采之末。其有一二好奇喜僻之士,又或逃入二氏稗贩僻书。门径各殊,受病则一,譬犹引潢潦无源之水,而欲与江河并流也,亦立待其涸而已矣。吾友翁子霁堂,少以文章鸣,始工对偶声律,见称于时。中岁以往,孜孜矻矻,日穿穴经史之学,而于经学尤深。其治经也,博览汉、魏、唐初诸贤之注疏正义,而折衷以宋五子书,故其见纯粹,而不流于踳驳。其治史也,以马、班、范、欧阳为主,取其议论之正,不缪盪于笔削之旨者以为依归,故其识超卓,而不为霸史、伪史、小史所惑。本所得者为文,以之解经,以之论史,以之抒写性灵,多见理亲切,而不欲求工于语言文字之余者,犹有徒伤辞费,而显然与道摘裂者耶。前此大学士嵇文敏公,以鸿博荐霁堂于朝,因病未与试。今大学士高公复荐霁堂经学,而九卿无知之深者,未获公荐。人以霁堂生值圣明,而艰于遇合,深为惋惜。不知不殖将落君子所患,遇与不遇听之命可也。霁堂益笃其学,益老其材,以终于乐天安命焉,斯亦无入不自得也已。文凡十二卷,余为删定,大约说经经经者居多,论史事者次之,余抒写性灵、原本深厚者略存焉。其赋为古诗之流,足以宣上德而抒下情者,亦与并存,不必仍《昭明文选》例以赋为主也。诗共四卷,予前已作序,不复更论定云。长洲同学弟沈德潜题于紫阳书院。

此文见于翁照《赐书堂集》卷首,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。翁照(1677-1755),初名玉行,字朗夫,一字霁堂,号子静,江苏江阴人,国子生。乾隆元年举“博学鸿词”,因疾未与试。乾隆十四年,再以经学荐,不遇。与大学士嵇曾筠、高斌并称为老友,且曾筠非翁照相唱和不吟诗,人呼为诗媒。翁照负美才,受学于毛奇龄、朱彝尊,尤工章奏,往来江、淮、燕、豫间,大吏争延幕下。少患失血,至老不得宁息,当病作时,千诗百赋接踵酬应,精气奕奕如常。翁照有十三首诗被选入《清诗别裁集》,沈德潜评之曰:“少年诗专工佳句,后渐臻老境,识力俱高,有虞伯生老吏断狱之目。”^①翁照著有《赐书堂诗稿》四卷、《文稿》六卷,合为《赐书堂集》,乃沈德潜亲自鉴定而成,时间约为乾隆二十年,沈德潜时任苏州紫阳书院掌教,是年三月得知翁照去世消息,哭之。《诗稿》有毛奇龄、张灿、顾诒禄、彭启丰、沈廷芳、王鸣盛之序,《文稿》有周天度之序,《诗

^①沈德潜:《清诗别裁集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7年,第624页。

文稿》除沈德潜之序外，另有杭世骏、高斌之序。沈德潜三十二岁与翁照定交^①，二人气谊甚笃，往来密切，沈德潜辑《清诗别裁集》，翁照亦参与其中。二人晚年有耦耕葑溪之约，未遂而翁照卒。沈德潜另作有《翁朗夫诗序》、《翁朗夫〈三十三山草堂集〉序》，是为翁照诗集所作之序，已收入其《全集》中。

沈德潜序文善于叙述与所序友之间的相识相交之情，他与翁照相识五十多年，其间的诗歌唱和之谊在《翁朗夫诗序》中已记叙颇详。此篇序文则重点叙述翁照被当朝重臣赏识的文才，感叹其因病而仕途多舛的命运。沈德潜的古文观延续了宗经、载道的传统思想，提倡文章应本乎六经、四子（指《四书》），折衷于北宋五子，对汉代大家、唐宋大家犹有驳杂之嫌，此篇序文大抵也是同样的思想，对翁照治经之“纯粹”作了肯定。此文还可以了解到沈德潜对史论的见解，即治史应本于正史，取其“议论之正”，而排斥野史、小史。沈德潜崇尚温柔敦厚、醇雅典则之风，作此序时已八十多岁，依然秉持其一贯思想。

荔厓诗钞序

乾隆丁卯、戊辰间，余留京师，时龙溪黄君叶庵官中翰，每以韵语相商，欲余订其是而去其非，深不自满也。余略有芟薙，叶庵一从余言。己巳，余予告归，叶庵赠《佩文韵府》饯别。自是燕吴云树，渺然天末，欧阳永叔叹交游不常聚，有同感也。丁丑秋，叶庵将补官兵曹，道经吴中。既相见，道别离情事外，出数卷示余索为序。读之，如名花艳，如美女婢也；挺峙如山之立，奔放如水之涌也；严整如老吏之断狱，无能出入也；平淡如名泉之煮宋树茶，无味而中含至味也。视向时风格，又一变矣。昔闽中诗派，开于林子羽，佐以高彦恢，闽人守而勿失。钱牧斋誉其过拘，然终为诗家正声，弗能诎也。后谢在杭、曹能始出新意变化之，斯为善学林、高者。今叶庵从林、高入，不从林、高出，视在杭、能始有同心焉，是亦闽中诗人之杰出者也。由此根柢日富，涵养日深，本唐人而上溯当涂、汉京，所诣可涯量耶。叶庵行矣！金风徐动，努力前征。歌咏盛明，更成新帙。乾隆丁丑中元日，长洲沈德潜题，时年八十有五。

此文见于黄日纪《荔厓诗钞》卷首，福建省图书馆藏抄本。黄日纪，字叶庵，号荔崖（又作荔厓），清代龙溪县人，后隐居厦门。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，黄日纪以生员入京任中书，掌阁中文翰诸事，其时沈德潜亦假满归京，任礼部侍郎，入上书房为诸皇子讲经史，二人因而在京中相识，即沈氏在此文开头所说“乾隆丁卯、戊辰间”之事。十四年（1749），黄日纪转吏部司任职；十八年（1753），

^①沈德潜《沈归愚自订年谱》：“（四十三年甲申年三十二）冬月，江阴翁子雱堂过予定交。”《沈德潜诗文集》附录二，第2102页。另，沈德潜《翁朗夫诗序》记曰：“康熙戊子岁，江阴翁子朗夫谒余于葑溪故居……两人遂得定交。”“岁丙寅……距初见时已三十四年。”《归愚文钞》卷十三，《沈德潜诗文集》，第1343页。按：康熙戊子岁，沈德潜年三十六。岁丙寅，指乾隆十一年，沈德潜年七十四，距初见已三十四年，那么初见时应为四十岁。三个时间有出入，本文从年谱所记。

转兵部武选司任职;二十二年(1757),升任兵部武选司主事,赴京途中经吴中,向沈德潜索序。黄日纪一生勤于著述,著《嘉禾名胜记》、《荔崖诗钞》、《榕林偶吹倡和集》、《归田集》等,辑《全闽诗偶》。

此文从沈氏与黄日纪之交情往来叙起,写出作序缘由。接着简述闽中诗派之沿革,指出黄日纪的诗学渊源与特色。其行文流畅,言简意赅,虽为应酬,亦有一定意味。

补瓢存稿序

予之识补瓢也,鹅湖李芥轩为介绍。芥轩寓吴门,补瓢时就商榷风雅。芥轩不重人爵,傲睨一切,中有所得,信笔出之。补瓢年少,自喜谓功名可戾契致。盛气豪情,勃勃纸上,两人志趣不同,而诗篇往还不绝,合以风格也。未几芥轩返鹅湖,补瓢独学无友,常诣予鲟溪老屋,袖所作相示。经月不见,则诗已成帙,予甚畏之。既予卜居渚川,补瓢时为尊人声谷先生营生圻于香山,扁舟往还,遇香水,经辄叩予门谭艺。后予之鹿城、之鱼口、之钱唐,旋留滞日下,予与补瓢踪迹渐疏矣。岁庚申,予给假回里,补瓢邀同人觴,讌舞彩墨,举先世所貽翫好及卉木之奇者,拈题分赋,称尊人八十寿觞。予得黄山松,成五言古一章,维时一堂四世,春温盎然,三公之贵无以易也。予年七十,补瓢作五言古四章寄予,予赋诗报之。归田以来,方冀以其余年,与之重究四始六义之旨。未几而补瓢病,病且歿矣,计其年,乍逾六十也。论者谓补瓢具经济才,宜有所施設,乃优于家庭而拙于朝庙,见之辞章而未措于民物,并为补瓢惜。不知《采薇》伤雨雪之繁,《四牡》深靡盬之虑,《祁父》叹其尸饔,《北山》嗟其尽瘁,忧愁哀怨,后世诵之,犹为忼然。何若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,孝子得遂其养,《由庚》、《崇邱》,万物各适其性,其忧其乐,不可数计也。补瓢之诗多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崇邱》之什,而无《采薇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祁父》、《北山》之音,孰得孰失,其待智者始能辨之耶。哲嗣裕生昆弟刻其遗稿,问序于予。回忆初订交时,补瓢才弱冠,乃忽焉而壮,忽焉而老。芥轩墓木久拱,补瓢亦旋然宿草,望九老人独握管濡墨,序其卷端。友朋离合之感,身世盛衰之故,不禁腕下交集也。外诗余一卷,多南宋人风味;古文一卷,出入八家门户,附于诗后,见补瓢之才,兼有众人之长云。乾隆丁丑蜡月,归愚沈德潜题于葑水之清旷楼。

此文见于韩骥《补瓢存稿》卷首,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。韩骥(1694-1754),字其武,号补瓢,江苏吴县人,贡生,赠儒林郎刑部云南司小京官,博览载籍,工吟咏。年六十一而卒,钱大昕为其撰墓志铭。《补瓢存稿》卷首另有顾文炯之序及彭启丰《韩贡士补瓢君传》。

沈德潜此文叙述其与韩骥相识之渊源以及诗文往来之逸趣,流露出对昔日好友的深切怀念之情,也写出了晚年的孤独与凄凉之境。沈氏因好友李芥轩介绍而认识韩骥,李芥轩即李崧,无锡鹅湖镇人,布衣诗人,早年客居苏州,

与沈德潜游，后携妻隐居梁溪之啸傲泾；乾隆元年卒，沈德潜为之作《李芥轩墓志铭》（载《归愚文钞》卷十七）。韩骐相对沈、李二人为后生，在沈氏作此序文时却已作古，不能不引发沈氏感叹生离死别之人生悲凉。韩骐未显于仕途，但持家有方，孝于父母，乐善好施，其诗歌缺少庙堂之音，而多孝悌之语。沈德潜以《诗经》相关诗篇作比拟，肯定了韩骐的高贵品行。

文选音义序

诗人之作，盛于唐，而其源自骚、雅而下，辄推萧梁《文选》为第一。其书虽不专比兴，然取材于选，效法于唐，昔人已有定论。少陵亦曰：续儿诵《文选》。放翁曰：《文选》烂，秀才半。盖自唐永隆，进士设科用诗赋，迄宋熙宁、绍圣以前不改。当时文人简练揣摩，其体则旁罗大小，其事则错综古今，可以博物多识，历试而不惑者，莫近于《文选》。今天子右文稽古，参取唐宋经义词赋，宪法乡会用五言格律一首。然则选学虽不至若宋初之尊从六经，要使业诗者执象而求，不可不以杜、陆两家之言为标准矣。布衣余仲林，年三十，身多异稟。家甚贫，而书卷不意以千计，皆奔走数十里，或扁舟或徒步，闻一异书，必借抄或得观乃已。性淡于荣利，键户读古二十年矣。所居非南山之南，北山之北，而人间寐寐不闻有斯人名字。今岁七月，以所著《文选音义》八卷，介予门人玉璫蒋生问序于余。余未暇读其书也，一再覩其序，则自曹宪以前、李善以后，所谓熟精《文选》理者，其论皆未尝及此。虽谓选学复兴，源流当自此序入可也。至于为音，仿陆德明而有餘，其义补李崇贤所未及。世所挟为夸多斗靡之具，皆弃置不复道。盖以辟尘屎自卫，而球琳重锦充牣其中，诚足为昭明之功臣、李注之益友。义门先生手评，素推博洽，今入此书，仅居十之三四，不觉前贤畏后生，于仲林音义书盖信。仲林名萧客，吴县人，寒素后门之士，其诗澹雅不多作，有作辄工，盖能独有得于《文选》者。吾老矣，未尝与仲林交一面，而玉璫与往还为密，予盖闻其详于玉璫云。乾隆戊寅秋七月，长洲沈德潜题。

此文见于余萧客《文选音义》卷首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。余萧客（1729—1777），字仲林，别字古农，江苏吴县人。乾隆四十二年卒，年四十九。家贫好读书，记诵能力惊人，少年起就留心经学，师从惠栋。藏书富一时，闻有异书，必借回抄录。同邑朱奂藏书甲吴中，尝馆之滋兰堂，因得博览，终夜不寝，遂致目疾。以经术教授乡里，闭目口授，生徒极盛。曾与朱筠、纪昀、胡高望相友善，谓其学在王应麟、顾炎武之间。深于选学，因名其楼曰“选音楼”。悔《文选音义》少作，然久已刊行，乃别撰《文选杂题》三十卷（即《文选纪闻》），又有《选音楼诗拾》若干卷。所撰《古经解诂》30卷，收录唐以前诸家经解、史传、类书，片语单词，悉加著录，是清代吴派学者的重要著作之一，已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其生平事迹见任兆麟《余君萧客墓志铭》、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卷二、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、《清史列传》卷六八。《文选音义》卷首另有乾隆二

十三年(1758)余萧客自序。

沈德潜在此文中说与余萧客未曾交往,仅通过门人介绍而了解,却能形象生动地叙述其刻苦好学的奇闻异禀,体现了沈德潜在人物传记方面的高超手法。沈氏此序重点讲述了《文选》及文选学的渊源与影响,指出宋代科举改为经义取士后,选学虽不如之前重要,但作为学诗的入门途径,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。沈氏在文中还指出余萧客对何焯选学成就的轻视,不禁发出“后生可畏”之叹。沈氏在他处谈及《文选》并不多,综观其论,对萧梁文学的评价相对较低,但并不否定其对文章修辞的贡献。沈氏曾在《古诗源例言》中提到:“昭明独尚雅音,略于乐府,然措词叙事,乐府为长,兹特补昭明选未及。后之作者,知所区别焉。”^①从中可以了解他对《文选》编选方式的评价。

谿音序

建宁朱子筠园、梅崖兄弟分业诗、古文,梅崖以古文名,筠园以诗名。梅崖古文无所依傍,自成名家,予心醉焉。筠园旧有删存二稿,予在日下时序之,许其得选诗神理。今秋复以《谿音》十四卷贻书邮示,谓得一言为序,或可见重于世。夫予文何足以重筠园,而筠园之诗自有足传者。尝论诗之体,乐府不本于《离骚》、汉京,则性情不深;五言古不本于曹、刘、阮、陶,则性情不正;七言古不本于李、杜、韩、苏,则不能变化从心,极天下之大观;五七言近体不本于陈、杜、王、孟诸公,则不能整飭风格,酝酿深厚,而一归于自然。故有终身为诗,而伥伥不知所之者。筠园之诗,《补琴操》、乐府诸作,《离骚》、古乐府之苗裔也。《拟陶》以下诸作,曹、刘、阮、陶之正轨也;《炭壁》、《鍾祥》、《卜肆》、《秋鹮》以下诸作,李、杜、韩、苏之遗响也;其它五七言近体,陈、杜、王、孟诸公之规格也。事关伦常,独开面目,视删存二稿所指尤进,不求工而工莫加焉,洵卓然可传者已。抑予观古来艺之精能者,必得当路之人汲引之,如杨于陵之荐李程,吴武陵之荐杜牧,一言而登高第;蔡中郎之于王仲宣,张茂先之于二陆,顾逋翁之于白乐天,许以片语,名闻顿彰。今当路不乏文章钜公,而令筠园浮沉于选贡士中,自比沙禽水兽候物时虫,动乎天倪,以成谿谷之音,良可慨已。孙可之云:“孤进患心不苦,及其苦知者何人?”若预为筠园道之也。虽然,事至精能,造物必为之宣泄。艺如筠园,譬江河之流,同归大海,乘长风之吹万,鼓涛浪之奔腾,其音必有震撼天地,而不可遏抑者,岂竟以谿谷之音终也。况乎君子读书学道,所争者在千载,不在一时,电光鸟影,乌足为筠园重哉。则筠园之诗,视梅崖之文,犹武夷之天柱幔亭,两峰并峙于闽中者矣!予信筠园诗之足传在此,若云左思《三都》有藉于士安之文,则吾岂敢。乾隆己卯初冬,长洲沈德潜题于鲟水之清旷楼,时年八十有七。

此文见于朱仕玠《谿音》卷首,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。朱家兄弟与沈德潜

^①沈德潜:《古诗源》卷首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1页。

的渊源前文已述。无论是沈德潜为朱仕玠早期诗稿所作序,还是晚年为其后期诗稿所作序,皆未被收入《沈德潜全集》中,主要原因可能是朱仕玠地位不高,所作诗也未必真入沈德潜法眼。朱仕玠之名,很大程度上仰仗其弟朱仕琇之声望,沈德潜在序文中也总是以兄弟二人并称。

此文的价值在于较为简要而清晰地论述了诗歌各体之正宗,将乐府、五言古、七言古、五七言近体的代表性作家精要罗列,更加明朗地看出沈氏的诗学思想。沈氏在《唐诗别裁集·凡例》中对各体的渊源与发展曾有更系统的论述,举其中一体如:“五言律,阴铿、何逊、庾信、徐陵已开其体,唐初人研揣声音,稳顺体势,其制大备。神龙之世,陈(陈子昂)、杜(杜审言)、沈(沈佺期)、宋(宋之问)如浑金璞玉,不须雕琢,自饶名贵。开、宝以来,李太白之秾丽,王摩诘、孟浩然之自得,分道扬镳,并推极胜。杜少陵(杜甫)独开生面,寓纵横颠倒于整密中,故应超然拔萃。终唐之世,变态虽多,无有越诸家之范围者矣。”^①此文所述“五言律”之体与《凡例》相符,但概要述之而已。

余韦斋诗钞序

建宁山水清远,宋代最多文人。李安期博洽经史,雅以诗名,尝作《表忠诗》百二十首,吊岳武穆;俞丰读书云谷,筑浮香、舒啸诸亭;明黄原昌出使占城,以廉洁著;陈顺御沙尤寇乱,以忠勇闻;而科目独稀。自明李春熙发甲后,至康熙乙未,历百二十年,而余韦斋先生始成进士。嗣后登春榜者七人,彬彬盛焉。良由先生以六经、史汉、唐宋大家之文,教授生徒,前此老师宿儒所未见者,一时共知学古,皆先生开先之功也。先生少善诗歌,初学义山、飞卿,迨计偕北上,座主为吾乡徐畏垒先生,畏垒诗风格坚超,指归六朝、盛唐,韦斋从而请益,得作诗之旨,诗体更高。集中秋兴八章,当时所传诵日下者也。予最爱其《漫兴》诗“客中重作客,春尽不知春”,意味隽永。《传胪日作》“幸藉朴诚逢圣世,肯图温饱愧前贤”,忠怀介节,流露毫端,选入《别裁集》中。惜乎年甫四十,以哭母过毁卒。经济未展,长安公卿知韦斋者,咸为惋惜。难弟会坡以武科来吴候补,持韦斋诗钞,属予为序。闽中风雅,旧推十子,韦斋之诗,虽不能如子羽、廷礼,然较诸郑定、陈亮及林门之张友谦、赵迪可相伯仲,犹有前人遗风焉。韦斋两娶鸾分后,聘张夫人未嫁,韦斋歿。闻讣守贞,以白粉垩户,三十年人罕识其面。会坡能表扬其兄,知非徒事韬铃者。韦斋之孝,张夫人之节,会坡之友于,均堪风世矣。序其诗而并及之。乾隆己卯冬月撰。

此文见于乾隆《建宁县志》卷二十七,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。余韦斋即余敏绅,字张佩,号韦斋,福建建宁人,清康熙五十四年进士,曾任观政礼部。丁太母艰归里,哀毁过度,年四十卒。有继室张夫人未嫁而为之守节,祀于节孝祠^②。文中所说座主徐畏垒即徐昂发,江苏昆山人。康熙三十九年进

^①沈德潜:《唐诗别裁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,第3页。

^②参考徐时作:《节妇张夫人传》,乾隆《建宁县志》卷二十八,清乾隆刻本。

士，曾任福建乡试副考官。

序文中所提余韦斋被选入《清诗别裁集》之《传胪日作》，全诗为：“初日曈眊刻漏传，鹧班肃立静鸣鞭。一声胪唱才过耳，五色云高或在天。幸藉朴诚逢圣世，肯图温饱愧前贤。粗才未奏《凌云赋》，也向螭头惹御烟。”沈德潜附评语曰：“胪唱日想到或有韩魏公其人，心事光明磊落，谓他人，非矜一己也，朴诚自矢，不图温饱，可以觐其为人。”^①可见沈德潜对余韦斋之人品、诗品颇为赏识。

竹云题跋序

《竹云题跋》者，虚舟王先生评隲其所临摹碑帖以成书，而茗溪钱君寿泉为之镌板以行世者也。虚舟以工书名海内，故能钩元挾奥，窥见古人精神之所寄。而其辨证史家之阙谬，其用心又同于赵德父《金石录》，仿欧阳《集古》之遗意而为之。故寿泉尤爱重，梓以广其传。夫以虚舟好古力学，而所著止此，或疑其书不备，然如曾子固亦作《金石录》五百卷，而《元丰类稿》所载金石跋尾仅存十五条，则不必以未备之书为不足传，亦在善学者之取资已耳。昔晦庵朱子少好古金石文，自恨家贫不多得，出先世所遗，益以己所搜，不遇数十种，为横轴悬之壁，凡循行卧起，恒不去目以为乐。以寿泉之力，加以好之笃而求之勤，虽去古日远，其所积不能如欧阳氏、赵氏、曾氏之多，然亦可继虚舟著一编，以自志其学古之所获。第寿泉以贤公子蕴经世学，将膺百里之任，凡士有一材一艺可引为居官长民之助者，吾知寿泉之爱重当必进于是，而士之乐见收于寿泉者，必多奇伟特达之材，此其意。予见魏叔子序曹氏《金石表》，而移以遗寿泉，倘亦寿泉之所不鄙也夫。乾隆丁亥八月，长洲沈德潜，时年九十有五。

此文见于王澐《竹云题跋》卷首，台北大学图书馆藏冈本明玉堂刻本。《竹云题跋》亦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以及《海山仙馆丛书》第86册中，但《四库全书》本无沈德潜序。明玉堂刻本卷首沈序的字体是其原稿手写字体；而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据道光丁未年刻本影印，其卷首沈序的字体则与该本正文一致，为刊刻字体。

王澐(1668-1743)，江苏金坛人，康熙五十一年进士，官至吏部员外郎。清代书法家，字箬林，号虚舟，别号竹云。康熙时以善书法，特命充五经篆文馆总裁官。致仕归，悦无锡山水，买屋金匮山旁。《竹云题跋》皆其临摹古帖题跋，裒合成编。王澐本工于书法，故精于鉴别，而于源流同异，考证尤详。另著有《淳化阁帖考正》、《古今法帖考》、《论书剩语》、《虚舟题跋》等书论，对历代碑刻、法帖考证渊源，而其中自述临摹心得，尤为精审，为学书者所珍。《清史稿》卷五百三有传。文中所叙钱寿泉，即本书刊刻者钱人龙，浙江人，乾隆三十二年以贡生任凤县知县。

沈德潜此文立意之处在于刊刻者钱人龙，而非著者王澐，多少带有为应酬

^①沈德潜：《清诗别裁集》，第455页。

而作的意味。但文章以曾巩、朱熹等典故作引论,内容充实,叙述生动,表现出沈氏博古通今、善于塑造人物的高超写作艺术。

关帝图迹序

读史至兴平建安之际,而知汉室将倾,未尝不为掩卷而太息也。桓灵失柄,纪纲大坏,天下州郡纷然称兵。如袁绍、曹操、孙权辈,据割疆宇,互逞奸雄,一时智勇策力之士,亦俱为之用。要皆因权济变,而无拯救王室之心。若能奉明主以申大义忠烈之气,百折不回,振国祚于颠危,扶帝系于艰险,奸雄褫魄,功绩卓然,而一身之出处进退,辞受取与,仍复光明磊落,不屈不移者,惟关夫子一人而已矣。当夫子从先主于涿郡,卒然之遇矢,以肝胆之交,恩同兄弟,信约死生,其识固已不拔矣。至于奔窜崎岖,而志益明,偏仄俘虏,而志益不可夺,虽下邳拜将,白马斩良,观对张辽数语,以操之奸而终难屈之。既而奔主,袁军终焉,困身吴寇,一生九死,卓卓大节,无非此。不背先主,不忘汉室之孤忠,岂特汉季名士所不可及,三代而后岂易有其人哉。说者徒称其雄勇冠世,以荆州之失惜功业之不就,岂知失不在夫子而在先主,亦不徒在先主,而在汉家之天数。当日惟夫子守荆州,先主乃得克巴东,定江阳,入成都,并力益州,以收全蜀之胜。是先主恃夫子以有蜀,即天所以存汉于蜀也。假使异日者,蜀主不自出,或委诸葛、张、赵诸人,驻荆襄以为声援,则进可以胁操,退可以拒权,阿蒙何至售掣肘之谋,而荆州何至有破巢之患哉。不此之计,使夫子进退维谷,致堕吴人之诡计,伊谁之失哉。蜀失荆州,而魏遂篡汉,是即天之所以夺汉统也。窃尝按势而核之,操慑于夫子之威,至欲徙都相避夫子,而在操固不敢废汉,丕亦何敢禅帝。一自章乡罹难,而权入贡矣。丕燎祭矣,汉室遂亡矣。呜呼!夫子一身,其系蜀之安危,即系汉业四百年之存亡,宜其英灵与日星河岳并万古而不朽欤。桃源卢氏有《圣迹图志》一书,史传而外,摭采尤详,可见夫子之生平焉。琢庵王君、云崖高君重刊广行,因即夫子所以扶蜀存汉之心,敬表而为之叙。乾隆己丑孟夏谷旦,赐进士出身,诰授通奉大夫,晋光禄大夫、太子太傅、礼部尚书,予告在籍,食正一品俸长洲沈德潜拜撰并书,时年九十有七。

此文见于卢湛辑,于成龙鉴定,陈宏谋、沈德潜增订《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》卷首,乾隆三十四年(1769)顺天高应爵、王铎敦五堂重刻本(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)。该书收录关羽生平事迹相关序、论、记、铭、诗、赋、赞、联、颂、文、歌、跋等,是关羽研究的集大成。由清初桃源卢湛所辑录,初刻于康熙三十二年(1693),涇阳康弘谟重刻于雍正七年(1729),该乾隆本为再次重刻本。据高应爵《重刻圣迹图志跋》所载,乾隆本增补了陈宏谋所录圣帝历代封号及沈德潜之题对。康熙本卷首有于成龙、卢湛等人序文,由清初金陵王尔臣、邵云龙等刻版。于成龙(1638-1700),字振甲,隶汉军镶黄旗,官至河道总督,卒后谥“襄勤”,王士禛为作《于襄勤公成龙墓志铭》。卢湛,字浚深,江南桃源(今江苏

省泗阳)人。乾隆本的“圣迹图”则是由穆大展、穆君度等乾隆间雕版良工所刻。穆大展,即穆近文,字大展,金陵人。诸生,少游沈德潜门。擅篆刻,碑版尤精。所交皆乾嘉名流学者与名公巨卿。穆君度,为穆大展之子。

沈德潜关于历史人物之论已有若干篇,但全集中未见三国人物论,此文可补其缺。文中不品评人物之个人得失,而通过史实感叹天命之夺汉统,天命之亡关公。沈氏所重视的乃在于关公大义忠烈之气节、光明磊落之人格,其史论文常常因此而出新意。

除以上九篇外,另有《林次崖先生集序》亦未见于《沈德潜诗文集》中(该文已随《林次崖先生文集》的出版而点校出版,本文不再重复)。上述十一篇皆是沈德潜七十岁以后所作,而沈德潜在世时刊刻全集最晚的是九十五岁那年。除了《竹云题跋序》、《关帝图迹序》作于九十五岁之后而不及收录外,其他篇皆有机会入选,之所以未能收入,有各种原因。其中,《余韦斋诗钞序》在乾隆三十二年(其时沈德潜九十五岁)所刻《归愚文钞余集》目录中已载,却是有目无文,可知沈德潜已失此文,欲载而不得。《赐书堂集序》与《补瓢存稿序》皆是沈德潜为好友所作之序,尤其《赐书堂集序》是为挚友翁照所作之序,未见于全集恐怕也是因为文章散落而难寻。其他几篇序文则是沈德潜应酬之作,未能获得重视大概是落选全集的原由。尽管应酬之作可能不受沈德潜本人重视,但其中包含的文学思想依然值得关注,而且其中有五篇是为福建文人所作序言,涉及对闽地诗文的认识,有助于今人了解沈德潜对闽派文学的评价。

【作者简介】林春虹,女,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,福建商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明代文学思想史。